佛昇忉利天為母說法經卷上

西晉月氏三藏竺法護譯　化[illegible]

聞如是一時佛遊於忉利天上晝度
樹下无垢自石戀哀其母度脫之故
正夏三月與大比丘衆俱比丘八千
皆阿羅漢諸漏已盡得大神足感曜
無極生死悉斷无復塵垢棄捐重擔
所作已辦逮得已利心即從計致平
等忍心已得解度於智慧普則正士
於世福地多所諧安唯除一人賢者
阿難菩薩七万二千人一切大聖神
通已達逮得摠持辯才无㝵各從他
方與佛世界皆来集會尒時世尊與
无央數百千之衆眷屬圍遶而為說
經時於衆會有三天子名日月氏月
上月氏天子即從坐起更整衣服偏
袒右肩叉手長跪而白佛言吾欲諮
問如来至真等正覺假使聽者乃敢
自陳佛告天子欲問如来何所義乎
月氏天子以偈頌曰

其於衆生類　興發慈哀心　逮求于佛道
志无垢甘露　自傷已身行　及慈哀群黎

余以斯等故 諮問釋師子 於億劫積行
慈能忍勤苦 一切而布施 志寂然无念
等心於群生 療化已平均 我問此勝義
于刹剎廣者 假使見正道 妙相自莊嚴
无垢三十二 英特之福田 逮斯功德者
奉敬淨巨海 今子問大聖 欲了斯義歸
假使无異心 則无有別念 常志求妙慧
人中巍巍尊 而无聲聞意 不慕緣覺事
今余問此義 堅固无過者 有利若无利
等心於毀譽 有名若无名 若樂不以移
雖處於俗法 則不以動轉 今我問此義
遠離恐懼者 以愛已身事 等念於衆庶
未曾有卷乎 感化于三處 而以修慈心
有諂无猒識 今余問此義 賢將持土地
心恒行精勤 布施戒離邪 其身逮寂然
戒品不永滅 身口意常正 將御順擁護
今問衆勝義 處垢而无塵 其忍辱調柔
逮已加遵修 能修任苦患 憒擾放逸衆
游拔於一切 而不生瞋恚 因此故問義
欲决諸狐疑 各常力精進 恭順不違義
慈愍傷世間 不為已身施 行道无猒足
猶海受衆流 是故問衆勝 其德如大海
猶存於三處 不退從諸想 以賢聖之慧

伏除諸垢塵 承禪定妙通 神足自娛樂
今故問此義 普往開化衆 智慧度彼岸
聖達无有際 棄捐衆思想 出家除根株
憺怕得自在 曉了斯法慧 是故今啓問
无極大聖人 所分別神足 解了隨順行
遊億姟佛土 无有國土想 供養億姟佛
无有諸佛想 是故問此義 觀者普受欣
共離欲塵魔 忽化陰身魔 棄捨於死魔
降伏諸天魔 蠲除一切魔 則逮成佛道
是故問斯義 永棄於衆冥 乃震動天地
樹木及山巖 覺了成佛道 无量寂勝慧
假使已一心 習於寂定明 是故問此義
諸啓如斯像 曉了一切慧 威燿甚巍巍
設住於佛教 善建立法行 導利于衆聖
靡所不闓化 今故問斯義 濟遊三處者
月氏天子又問世尊唯然大聖何謂
菩薩得大聖通殊特之行度於彼岸
何謂菩薩至不可思議善權方便俗
勸助慧何謂菩薩一切諸法以為二
議入於一味所趣同均入於一慧平
等之說何謂菩薩奉深禁戒行无放
逸逮成无上正真之道為寂正覺
佛言善哉善哉月氏天子多所哀念

多所安隱愍傷諸天及十方人乃能
發意啓問如来如此之義諸菩薩行
佛道正具慧被大鎧者逮立大乘度
大欲御大船轉大法輪施无極法恢
弘慧典欲放大雨欲演普光慕擊大
鼓志大雷震樂立巨幢願吹大珂執
大法英攬大法典演无極明欲照世
間務令大乘永存不斷願大祀祠究
竟足滿以此比類无極之德愍傷群
庶故問如来諦聽諦聽善思念之吾
當為汝分別說之如諸菩薩大士之
行致大聖通具足深戒至於無上正
真之道為最正覺唯然世尊願樂欲
聞月氏天子與諸大衆受教而聽佛
告天子菩薩有四法行得大聖通殊
特之行度於彼岸何謂為四菩薩大
士曉了諸法而應真諦於一切法無
所倚著等念諸法而无有盡逮于聖
慧而造明證遊一切法親近衆典雖
在諸法无有脫者不見異法何謂諸
法而應真諦如過去空當来現在亦
自然空天子欲以曉了是空平等三
世空无所想彼諸有慧分別處所逮

立開化解暢道品便通正業達其義
理是謂曉了而應真諦何謂於一切
法无所倚著一切諸法住於我所現
有所住於我非我則謂菩薩曉了諸
法而无吾我不保倚身是則名曰無
所倚著假使菩薩於斯諸法身无所
著无所著已不從異法其於諸法不
生不住令能於彼無所倚著已无所
倚供養諸法則於諸法而无所倚二
倚謂菩薩曉了一切猶如虛空其三
界者心之所為不計斯心无有色像
亦不可覩无有處所无有教令猶如
幻化因其心本而求諸法則不可得
若以於心不求于心則無所獲心不
可逮以不得心一切諸法亦不可得
諸法則无有法无形類想亦无有影
而无所有及與實諦亦无所覩無所
觀者於一切法心无所入知一切法
無所成就亦无所生譬如虛空猶如
夫子欲察虛空永無有生无所成就
了一切法亦復如是猶如虛空名曰
虛無彼則惓怕一切諸法亦復如是
但假字耳彼則寂寞三何謂菩薩於

一切法而親近典也菩薩大士觀察
思惟一切諸法於斯无知亦无所見
眼不知耳亦无所見耳不知眼亦無
所見鼻不知舌亦无所見舌不知鼻
亦无所見身不知意亦无所見意不
知身亦無所見一切諸法雖有癡騃
快眇凶暴見於法界慧常平等所行
具足其六情界有所照来則有所在
計於本者无有內法教於外者彼无
外法教內法者所見如是觀若斯者
則无有法无有起者亦无有法有所
作為若有住者觀無所見佛語天子
是為法界法无所起亦无所滅而亦
不住則无所有假使有念諸法不住
不生不起無有處所如是觀者真諦
慧脩无有諸法及與法界不見解脱
斯一切法親近諸典是為四法菩薩
大士得大聖通殊特之行度於彼岸
四何謂聖通所去通者於一切法不
信他慧而有諮受所以言慧於一切
法不造二事所謂无二彼則无名法
不可知設使天子具足斯慧其菩薩
普逮聖通以成就願具足所曉菩

誰曉了如是慧者則淨道眼超天世人便觀十方無量无限億百千姟諸佛國土佛天中天所有聖衆悉聞諸佛所說經法彼佛國土群萌之類其心所念善惡好醜悉識知之人民伴黨行來如是逮及若斯自知往古所周旋處以慧明證解已本際他人衆生始無所由所居止處悉證明之從緣說是佛告天子菩薩大士雖未得至一切通慧聖明之智巍巍如是為諸衆生與立佛事速疾具足一切佛法逮得无上正真之道為最正覺於是世尊即說頌曰

以善權慧方便道明　則具足成於大聖通
而常遵修深妙禁戒　尋用一義解一切法
分別真諦一切經典　其明目者无所倚著
常觀諸法猶若虛無　以有所察宣揚悉空
習近諸法彼假号法　不見諸法有解脫者
其不見者靡所不觀　已得聖通所見若斯
假使過去法已空者　當來諸法亦如是空
分別現在則亦若茲　是乃謂為真諦之見
一切諸法三界常空　斯明知者无念不念
已无有應應不應者　其无所畏為觀真諦

若慧如是無著方便講說經法无有法想
悉无所念則无所著无所著者則不動搖
一切諸法自然而興其自然者本淨无我
曉了諸法而无吾我尒乃不起无他異法
其不生者不有不来察計於彼則无所倚
而反講說諸法處所雖演佛道不念有我
一切三界心之所由彼心則亦不可常觀
无色无人猶如幻化當以斯法務求於心
彼以此法求於心已則知无心亦无心法
假使已心求心處所則便不觀心之本淨
已於諸法无所著者雖在黎庶不隨衆想
一切諸法无意无成常分別知猶如虛空
如觀虛空不生不有分別諸法亦復如是
假號虛空諦无有實說有言辭彼法虛空
其眼未曾觀見於耳其耳亦不觀見於眼
舌不屬鼻鼻不屬舌斯等展轉而不相見
其身未曾察見於意意亦不察身之所類
各各如是不能相知以是之故斯常憺怕
計著衆惡諛諂癡騃諸法之界常等均平
其內事者不知於外若外事者亦不知內
以是之故曉法所趣成就智慧常不可限
觀見十方億姟諸佛及諸聲聞无有罪釁
又彼諸佛所說經典无量聖達清淨之義

悉得逮聞所演美辞 則能受持普修平等
便能了知衆生心念 具足飛到億万佛土
識念往古无數世事 億百千劫如恒河沙
逮成於此妙五聖通 則得親近安住之慧
彼以佛故有所顯發 无放逸道興造利義
假使聞斯如是空法 生欣踊心樂微妙樂
魔不能得彼之瑕短 則能疾成覺了上道
佛告天子菩薩大士有四事法至不
可議善權方便何謂為四菩薩曉了
往返度流之法猶如已身若干種痛
苦毒之患觀所遊起亦欲蠲除他人
之苦修行精進勸諸衆生趣於聖路
令一切法留存道心為諸群黎積累
德品三世亦然而已勸助一切諸佛
集三世行勸助德品所作善本加施
衆生放捨弘施有所開化亦不生心
其不勸進一切智者心不離脫亦不
見道心不離道道不離心如道之相
身相若斯以慧平等於心於道亦無
所倚順權方便長益德本不見法界
有所增益彼於諸法无所思議積功
累德未曾厭倦不以心業求曉了心
彼若布施則無望想奉修禁戒亦無

所失遵行忍辱亦无所住所行精進
亦无惓怕一心禪定无所猗倚奉
行智慧亦無所習勸化衆生亦无所
著以慈哀故嚴淨佛土求於聖達無
所起慕講說經法亦無所入如是天
子菩薩所行所造德本雖為薄少善
權方便不可限量乃至大道何謂善
薩所造德本雖為薄少善權方便得
至无量乃致大道菩薩大士於一切
法念發无量觀察諸法無有計限得
邊際者所以者何天子欲知一切諸
法則空无想亦无有願其以空者則
亦無量假使暢達无量心者講法雖
少善權方便廣大無際所以者何佛
道无量勸心无限至無際法則為諸
佛世尊之道復次天子菩薩大士善
權方便勸勉衆生令入正行憂群萌
類所樂法者而勸立之若施有所救
濟為說經法復次天子菩薩大士不
以布施而為審諦言是我所持戒忍
辱精進一心智慧亦復如是不名我
所又有所施若特戒者亦无所念常
順禁戒具足忍辱見人所作是非悉

忍奉行精進修清白行一心禪思曉
了方便觀察智慧復次天子菩薩大
士分別曉了善權方便與聲聞俱而
開化之不樂所行所修堅固與緣覺
俱不樂所行堅固其志是為四法菩
薩大士致不可議善權方便於是世
尊即說頌曰

曉了於二事　已身及他人　當除吾苦患
療盡衆惱熱　愍念於衆生　勸使在道心
思惟一切法　演令入一義　一切群生慶
合集於三世　普於諸佛德　悉當勸化之
而悉曉了斯　皆以施衆生　真心而惠施
猶以佛慧故　一切所發心　悉勸助佛道
不失於道心　見諸法悉脫　察心及於道
不見有二事　其相有所存　了心相同等
法等故平等　不二无所有　明知權方便
長益清白法　其種無為益　法界不可議
悉求於佛道　常以不厭倦　不以心念心
吾長清白議　不忘失道心　所作而勸助
布施不望報　護戒无所念　常修行忍辱
不並計有人　恒奉行精進　身口心寂然
禪定无所倚　智慧度无極　開化解衆生
不度於顛倒　嚴淨諸佛土　志性无剛强

常志于佛道　於法無所捨　諮受一切典
散慧不可議　為衆生說法　不著於文字
遵行如是者　速成佛元難　心不想於空
不惕元所念　無想元所願　不可稱限量
知群黎所行　隨之因開化　自在而布施
說法給所乏
有施衆生　不言我獲　不高於戒
不忍忍辱　不惕精進　不著禪定
而於智慧　無所悋惜　常喜布施
講論衆戒　遵修謙下　恒行勇猛
雖奉禪思　永無所著　興發智慧
而以布施　在於緣覺　聲聞之中
菩薩大士　遊於此黨　假使處中
有所造業　明眼達士　不樂彼行
以能達立　如斯法者　是則名曰
菩薩之行　曉了善權　不可思議
所為惠施　至無限量
佛告天子菩薩有四事法一切諸法
以為一議入於一味所趣同等入於
一慧平等之說何謂為四菩薩大士
曉了法界无所破壞解諸法空而普
遊至於諸法議無所同像平等吾我
及於他人曉了諸法悉為憺怕是為

四曉了是慧所覩若此於世俗法及度世法靡不通達不造二觀若罪若福有㝵無㝵若聞不聞有為無為於此諸法不造不觀不見諸法有所受者无凡夫法無羅漢法无若干觀其凡夫法不為清淨也不察羅漢法獨解明不舉不下分別一議趣憺怕門演暢講說散一切法而於諸法不見散壞修行一忍永無有二以入一議普入諸法所謂入者无所從生是為天子菩薩大士得近無上正真之道成㝡正覺亦不念言我近若遠所以者何不處一議見異群黎亦觀覩人與道別異又思惟之人不可得尒乃是道於是世尊即說頌曰

而於法界　無所破壞　又彼法界
无能散者　計如法界　諸人若斯
伹假有字　無有若干　了諸法空
則致響忍　其內若外　有為無為
觀察斯法　悉無所有　分別一議
皆知為空　諸所現法　無所同像
不著已身　及與他人　若不計念
有吾我人　其行未曾　有若干想

修於寂然 志在憺怕 普觀一切
諸法所存 於一切法 靖默无念
遊于憺怕 而無所著 講說現在
及度世事 彼則不興 造盡滅盡
若福若罪 若聞不聞 不念於法
不取音聲 不在有為 亦不無為
常等一觀 不喜二事 不觀諸法
有所受者 不得凡夫 及阿羅漢
不說凡夫 癡識不淨 此則名曰
向羅漢法 亦无所舉 不有所下
分別一議 而悉寂然 曉了諸法
皆無所壞 亦不毀散 一切法界
不謂忍別 與空異耶 普知諸法
一切悉空 不著於空 無倚了忍
以入一議 悉了一切 此無所起
其本清淨 如是行者 疾成佛道
逮得親近 无量正覺 不計有身
不念道心 一切諸法 吾我及彼
悉無所著 得平等覺
佛告天子菩薩有四事法奉深禁戒
行無放逸何謂為四菩薩大士而自
念言何謂禁戒則順觀察思惟其義
若身行善口言至誠心念柔順是為

禁戒又復念言何謂身善何謂言誠
何謂心柔不犯身事而不煞生盜竊
婬泆是身行善口不説非妄語兩舌
惡口綺言是口言誠心不念非念餘
貪恚邪見之事是心念柔彼諦觀察
而自念言假使不犯身口心者不可
分別其處所在青黃赤白黑紅之色
計於眼者不分別識耳鼻口心亦復
如是不分別識所以者何彼亦不生
亦无生者亦无起者亦無不起設不
有生无所生者亦不有起無所起者
則不墮從分別識法又更念言尒時
察之則无所有亦無有戒則无所行
已無所行則不可知已不可知不當
於彼有所倚著造此行已則無所見
當尒之時不見有戒已不見戒勸彼
戒者亦无所見是為天子菩薩大士
奉深禁戒復次天子若有菩薩曉不
會身不處見身亦不覩見修於持戒
亦不犯禁亦無所著復次天子菩薩
大士入深法藏在所護禁威儀礼節
行步進止安詳順教是曰為戒不自
見已之所興行不見他人之過咎是

故名曰深妙之戒復次天子菩薩不犯於戒亦不毀戒又不弄戒其反已者則以反戒者不反已則不反戒以不反戒則无所犯已不犯戒則不弄戒復無所度所以不弄不度戒者了一切法悉度脫故以度脫者則无有我亦不無我既無有人何所度者是為四於是世尊即說頌曰

其身清淨　言無誤失　心念鮮明
行無瑕穢　而常自護　謹慎於行
彼菩薩者　乃謂奉戒　將順奉行
於斷十善　聰明菩薩　若能護此
則身口意　無所犯負　斯能名曰
奉明達戒　其無所造　不起無生
彼無形色　無有處所　已無像貌
則無所住　便不可得　何所歸趣
戒不有造　常如無為　則不可以
眼觀察之　耳無所聞　無鼻无舌
身不可别　及心所念　設不分别
於六根者　則達諸趣　无所依倚
設如是觀　乃清淨戒　未曾逮戒
有所立處　彼無有戒　無意无正
護於禁戒　无吾我想　將養於禁

亦無戒想 修深要戒 志得自在
以能分別 所見身者 即不墮落
六十二疑 其無所見 不觀處所
雖奉禁戒 不自憍恣 則能順入
深妙法藏 所行礼節 爲不妄想
善權安詳 將順謹慎 其禁戒者
无有異著 不倚吾我 亦不依戒
已无吾我 則无禁戒 不念己身
及與禁戒 如是乃謂 爲法器耳
无吾我者 不依倚戒 不計身者
不想念法 無身見者 无有戒心
不犯戒者 无有脫禁 亦不建立
於禁戒中 不計有身 則无戒想
深妙之戒 謂無所犯 假使勇猛
奉戒如是 彼則未曾 有所毀犯
如是戒者 聖賢所歎 於一切法
而無所著 愚騃之失 住吾我想
將護禁戒 言我長慎 則失戒實
永无有餘 便不度脫 三界之患
假使有人 除諸見網 則不見彼
違失禁戒 其人心計 無有吾我
順奉禁戒 不墮疑見 便不恐懼
墮於惡趣 若使分別 禁戒如是

則不觀見 犯禁戒者 不崇吾我
不見三世 况當觀察 犯戒毀禁
月氏天子白佛言得未曾有天中天
諸佛世尊道法微妙无上正真甚深
難及菩薩所作第一巍巍乃能奉修
如此之法而无所住亦无所修除去
一切諸所妄想離吾我念行无數劫
而不墮落聲聞緣覺而不中道違失
道意具足佛法入不缺漏云何菩薩
奉行何法修微妙典於真本際而不
取證世尊告曰天子聽之菩薩有四
事行深妙法於真本際而不取證何
謂爲四菩薩大士堅固志願建立要
行具一切智奉修精進而不怯弱不從
立者不捨衆生於大衆不斷教善權
方便勸衆德本是爲四行深妙法於真
本際而不取證於是世尊即說頌曰

其明智者 志願堅强 未曾違失
往古所曉 爲一切智 精修慇懃
終不厭於 興廢異乘 奉行精進
常无放逸 敢所遵修 心不怯弱
亦不捐捨 一切衆生 而普等心
群萌之類 常加慈哀 普世群黎

能忍勤苦　意不轉移　志不欲令
道教斷絶　猶如有人　積無數寶
而善覺了　善權方便　勸一切德
行无猒足　遊趣寂要　懷於愍哀
不於中間　滅盡諸漏　其有稟授
於此經典　其菩薩者　名曰勇猛
而常奉修　深妙之法　彼則未曾
倚著本際

月氏天子復白佛言何謂菩薩奉行
深要佛告天子於是菩薩未曾破壞
凡夫之法而普成就於佛道議亦不
謗毀凡夫之法亦不覩見佛法長益
亦不遠離於凡夫法亦不求慕欲得
佛道不與斯行凡夫法異佛道異乎
亦不念言凡夫之法瑕穢卑賤佛之
道法為微妙乎不作斯行凡夫之法
則為斯漏佛之道法无穿漏乎又復
念言凡夫之法及與佛法二者俱法
虛无寂寞但假号耳思想致穢凡夫
之法亦無成就諸佛之法亦无具足
凡夫之法而無有實亦无自然諸佛
之法悉无有實亦無自然若欲理者
凡夫之法而无所知亦不無知不生

無生者觀察者推其本末若以空慧
無相之慧无願之慧智慧明省是為
佛法不可別知佛法所處觀此本末
彼悉則空空不見空亦无所知亦無
所觀悉為本淨无明故起是以天子
法者无法諸法自然住立諸法憺怕
其憺怕法則無有二其无二者則无
亦無所教深妙之行為菩薩行菩薩
凡夫亦無聲聞亦无緣覺平等佛道
深修分別正教无有一法非佛法也
所以者何其言法者習俗為法无習
俗言有所言者則無所得其无所得
則无所興以無所興則无形數一切
諸法悉无形像假使諸法無有限數
不離佛法是故天子當作斯觀一切
諸法悉為佛法無有想行其念想行
尋即興廢二事之識是等之類以識
為行佛法无漏亦復於彼而不想求
於彼生起聲聞之行其解了者法界
无塵亦無寂然假使於法而不受法
則无有法其塵勞法及寂然法豈可
獲到塵勞寂然乎欲作斯求終不可
得如是天子假使菩薩曉了如是則

為名曰深妙之行其於諸法及與佛
法无所見者以无所見則為離見其
所見者為無所見假使菩薩如是觀
者魔及官屬不能得便莫能勝也

佛昇忉利天為母說法經卷上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